

供养：让学过的东西活下来

——把学习从"完成"转向"能否被持续供养"的教育操作手册

只讲方法、技术与操作的实践文 · 约 8 千字 · 延伸自《供养》 · 德麦国际 Demai International ·
sdeuniverses.com

这是一份给老师、学校和家长用的操作手册，不是一篇讲道理的文章。它不回答"这个知识重不重要""这门课有没有用"，只回答一个更冷的问题：一样东西被学进去以后，它**能不能在这个学生身上活下来**。我们太熟悉这样的场景了——一个公式，考前背得滚瓜烂熟，考完一个月连它长什么样都想不起来；一个耗了整学期的项目，答辩那天做得漂漂亮亮，验收一过，文件夹关掉，从此再没人打开；一门被反复强调"很重要"的课，学生学得规规矩矩、分数也不差，可这门课教的东西，从此和他的生活、他的问题、他往后要做的事，再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。它没有死于"不正确"、也没有死于"没用"，它是**学过之后就再也没被人碰过一次**。

母论文《供养——理论存活的一个被遮蔽条件》讲的正是这件事。它有一个反直觉的判断：一个东西能活下来，**不是靠它自带的"正确、有用、美"被人识别出来，而是靠它被持续"供养"**——每一代人里总得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智力生命投进去，用它做自己最关心的事，在用的过程中不断重新理解它、改造它、给它添新的东西。一旦没人再把自己的问题带进来、没人再用自己的手推它往前，它就开始死亡，**无论它当初多么正确**。母文把这叫"理论不能自存"：没有哪样东西能靠自身的正确性把自己保存下来，正确性从不自动兑换成生命，生命只来自持续的供养。

把这个判断搬进教室，意思就非常具体了：一个知识、一项技能、一个项目、一份兴趣，能不能在学生身上活下来，**不取决于它有用、正确、是不是考点，而取决于它有没有被这个学生供养**——有没有人持续把生命投进去、用它做自己关心的事、在用的过程中改造它。学过就忘、项目做完就死、考完就还给老师，这些在评价表上可能都记着"合格""优秀"，但从供养的眼光看，它们是同一件事：**这样东西从头到尾没被供养过**，它只是短暂地在学生名下寄存了一阵，然后自然死亡。这份手册要给你的，就是一整套把学习从"一次性完成、拿到正确答案"转向"能否被持续供养"的做法：怎么给学习留下可以被继续喂养的接口——母文把这个接口叫"**生长缝**"，怎么主动为它创造供养，怎么不让评价体系把生长缝一道道封死。下面全是能落地的东西。

一、先看清：教育里“缺供养”长什么样

要修一样东西，先得看见它。“缺供养”不是一个抽象说法，它有非常具体、你几乎每周都撞见的样子：一样东西被完整地学过了、也通过了检验，但学过之后没有任何人再把自己的问题带进来、再用自己的手推它一下，于是它在学生身上悄悄地、体面地死掉了。它的死亡不吵不闹，因为它死的时候成绩单上写的往往是“通过”。下面三种场景，是缺供养最典型的三张脸。

场景一：学完就忘——正确的知识，没人再喂

一个知识点，讲得清楚、听得明白、当堂练习也做对了，考试还拿了分。可几个月后回头一问，学生一脸茫然，仿佛从没学过。我们习惯把这归为“记性差”“不用功”，但用供养的眼光看，问题不在记忆，在于这个知识从学会的那一刻起，就再也没被这个学生用来做过任何他自己关心的事。它正确、它清晰、它甚至一度被完全理解——可正确和清晰从不自动续命。母文说得冷静：理论不能靠自身的正确性把自己保存下来。一个知识若只在“被讲、被听、被考”这条流水线上走一遍，之后学生的生活里没有一处地方需要它、没有一个问题会召唤它，它就是一件被放进抽屉、再没人开过的正确物件。忘记不是记忆的失败，是供养的缺席。学生“忘不掉”的知识，恰恰是他们后来反复用它去解释、去争论、去动手做东西的那几样；而“学过就忘”的，无一例外是学完就再没碰过的。

场景二：项目做完即死——漂亮的成果，没有下文

一个探究项目、一份课题报告、一件作品，学生投入了整整一个学期，做得有模有样，答辩顺利，评分很高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成果被归档、被打包、被上传到某个再也不会打开的文件夹，项目在验收通过的那一刻抵达终点，也抵达死亡。母文里有一个关键的词叫生长缝——一样东西身上“可以被继续供养的接口”，别人（包括作者自己）能顺着它把这东西往前推的地方。一个“做完即死”的项目，问题往往正出在它被刻意做成了没有生长缝的样子：结论写得四平八稳、滴水不漏，所有该收的口都收得干干净净，没留下一个“还没想明白的问题”、一个“下一步可以往哪走”的接口。它被打磨成了一件完成品，而完成品的定义就是不再需要任何人往里投东西。越是被评价体系夸奖的“完整”，越是彻底堵死了自己被继续供养的可能。

场景三：为考试而学，考完就弃——按时归还的知识

一门课、一整个学科，学生学得认真，方法也对，成绩相当好。但他和这门课的全部关系，就是“为了考试”。知识是借来的，考试是归还的日子，考完那一刻，他心安理得地把它原样还给老师，不带走一分。这种缺供养最普遍，也最难被察觉，因为它在每一个环节都“达标”：学了、懂了、考了、过了。可它从头到尾缺一样东西——学生从没把自己的任何一个问题、任何一件真正在乎的事，带进这门课里。母文说供养的核心动作是“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智力生命投进去，用它做自己最关心的事”；而“为考试而学”恰恰把这个动作彻底掏空——投进去的不是生命，是应付；用它做的不是自己关心的事，是别人设定的答题。于是这门课再正确、再有用，也只是穿过学生的一阵过境风，风过之后

什么都没留下。同一个学生，对某个他真正着迷的东西能自发钻研、改造、争论好几年——那是被他**供养**着的；而对考完就弃的科目，他连一句"我其实一直好奇……"都生不出来，因为他从没想过要把自己带进去。

这三个场景有一个共同的结构：**东西被完整地学过、也通过了检验，但没有人把自己的生命持续投进去用它、改它，于是它无论多正确都开始死亡**。看清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再把问题一律误判成"学生不努力"或"这知识没用"。忘记、归档、归还，都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价值问题，是**供养问题**——这样东西从来没被喂过。要救它，就得从"怎么让它被供养"去救，而不是在"讲得更清楚""考得更严"上继续用力。

二、分诊：区分"正在被供养的学习"与"合格但没人喂的死知识"

看清现象，第二步是分诊。这里要先把一个容易走偏的目标校正过来：分诊的目的**不是判断学生"学没学会""分数高不高"**——那是旧尺子，而且恰恰是那把尺子把大量"合格的死知识"标成了"优秀"。分诊真正要判断的是另一件事：**这样东西在这个学生身上，是正在被供养，还是已经断了供、只等着自然死亡**。一样正在被供养的知识，哪怕还带着错误、还不完整，也是活的；一样断了供的，哪怕被背得一字不差、考得满分，也是死的。分诊分的是死活，不是对错。

下面是一套逐条的诊断问法，当场口头进行，每次挑两三条即可。判读的核心原则贯穿始终：**看它在学生身上有没有"下一步"，而不是看它有没有"完成"**。

问用途，而不是问掌握。不要问"你学会了吗"，要问："这样东西，你最近拿它做过什么你自己想做的事？"——被供养的知识一定连着某个现实的用处，学生能顺口说出"我上次用它算了……""我拿它解释过……"；断供的死知识说不出任何用途，因为它从进来就只被用来应付检验。**说得出一个自发用途的，是活的；只能说"学过""会背"的，是死的**。

问下一步，而不是问结论。"关于这个，你现在还有什么没搞明白、还想往下弄清楚的？"——这是分诊里最有分量的一问，它直接在探这样东西身上还有没有**生长缝**。答得上来"我还想知道如果……会怎样"，说明接口还开着、供养还能继续；一句"没有了，都懂了"看似是好事，往往正是死亡证明——所有口都收死了，再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人把生命投进去。

问改造，而不是问复述。"你有没有把它改一改、换个方式用、或者觉得它哪里其实不太对？"——真正在供养一样东西的人，一定动过手改它：换个说法、挪个用法、挑个毛病。母文说供养的过程就是"不断重新理解它、改造它、为它注入新生命"。改得动的，是活的；只能原样端出来、一个字都不敢动的，是被寄存的死物。

问牵挂，而不是问记得。"过了这次考试/交了这个作业之后，这东西你还会再碰吗？为什么？"——被供养的东西学生有牵挂，会说"会啊，因为我想拿它……"；断供的东西学生的诚实回答是"不会了，用不上了"。一句"用不上了"就是最清楚的分诊结论：供养到此为止。

问带入，而不是问接收。"在这门课/这个项目里，有没有哪个部分，是你自己真正好奇、真正在乎的？"——学习被供养的前提，是学生把自己的问题带了进来。带得进来，供养的火就点着了；从头到尾只是被动接收、自己一个问题都没带进去，那这团火从没被点燃，学得再规整也只是搬运。

分诊的判读到此可以收成一句话：**凡这样东西在学生身上还有用途、还有下一步、还被改动、还被牵挂、还接着他自己的问题的，是正在被供养的活学习，值得你去添柴；凡只剩"学会了、考过了、用不上了"的，是合格的死知识，需要转入第四、第六章的重构程序，为它重新创造供养。**请特别注意：这套分诊完全不看分数——它默认高分知识里藏着大量死物，低分知识里可能正燃着最旺的火。

三、供养是怎么被切断的

母文有一个重要判断：学习的死亡**大多不是学生的过错，而是评价体系系统性地切断供养、封死生长缝的结果**。你要救它，就得先知道是哪几把剪刀在剪断供养。拆开看，主要是三个机制在联动。搞清机制，你才知道每个杠杆该往哪儿使力。

机制一：评价只认"完成"和"正确"，不认"持续使用"

第一把剪刀，是评价的基本单位就是"一次性的完成"。作业交了就结、考试考了就过、项目验收了就归档——评价盯的永远是**某个时间点上的完成度和正确性**，而供养恰恰是一个跨时间的、持续的过程。这两者根本对不上。母文的判断是：一样东西的生命来自它被持续地用、被一代代人接着往前推，而来自某一刻的正确。可我们的评价体系**只给"这一刻做完了没、对不对"打分，从不给"之后有没有人接着用它、喂它"记一笔**。结果是评价把学生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到"完成"这个点上——赶在截止前做完、答对、拿分，至于做完之后这东西是死是活，评价从不过问。**一个只奖励"完成"的系统，天然地在鼓励学生把每样东西尽快做成一件不再需要碰的完成品**——而"不再需要碰"正是死亡的定义。学生做作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问"这个交完还要不要再用？"，一听说不用了，投入立刻降到刚够及格。这不是懒，是评价体系亲手教出来的理性。

机制二：惩罚"未完成"，封死生长缝

第二把剪刀最隐蔽，也是母文着墨最重的一处：评价体系**系统性地惩罚"未完成"，而生长缝恰恰长在"未完成"里**。一个还没想明白的问题、一个开着口的结论、一句"这里我还没搞懂"，从供养的角度看是最宝贵的东西——它们正是别人能把生命投进去的接口。可从评价的角度看，它们全是扣分项：不完整、不严谨、没做完。于是评价用打分这只手，逼着学生把每一道生长缝都收口、抹平、填死，把作品打磨成一件滴水不漏、无懈可击、**也无缝可入**的完成品。母文说得很直接：当代评价体系

通过惩罚"未完成", 系统性地封堵生长缝。学生本能地知道, 写"我还不确定"会被扣分, 写"综上所述, 完美证明"才拿高分; 于是他把真正活着的疑问藏起来, 交上一具体面的、封死了所有接口的尸体。**越是训练有素的学生, 越擅长把生长缝焊死**, 也就越擅长制造无法被继续供养的死知识。这把剪刀最毒的地方在于: 它不剪断已有的供养, 而是从源头上不让接口存在——没有缝, 供养连门都进不来。

机制三: 没有人把自己的问题带进来

第三把剪刀, 是整个流程里**压根没给"学生把自己的问题带进来"留位置**。课程是排好的、目标是设定的、答案是既定的——学生要做的是接收、消化、复现, 唯独不包括"带着我自己在乎的问题进来, 用这些东西去回答它"。可母文说得清楚: 供养的核心, 是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智力生命投进去, **用它做自己最关心的事**。这个"最关心的事"是供养的燃料, 没有它火点不着。当一门课从头到尾不问学生"你想用它解决你的什么困惑""你对哪一块真正好奇", 学生就永远只是知识的过境通道而非供养者——东西穿过他, 却什么都不会留下。三把剪刀在这里合成一个闭环: 评价只认完成(机制一), 逼学生焊死生长缝(机制二), 流程又从不邀请学生带入自己的问题(机制三)——于是学习注定是一次性的、封闭的、无人供养的, 注定学过就死。**你若只在"讲得更好、考得更严"上用力, 是在给这个闭环上油, 而不是拆它**。出路也就清楚了: 不是把完成品打磨得更完美, 而是反过来——为学习保住生长缝、请学生带着自己的问题进来、把评价的眼睛从"这一刻的完成"挪到"之后的持续供养"上。

四、核心重构: 为学习创造供养的四个杠杆

看清机制, 就可以动手重构了。重构的总方向只有一句: **不再问"这样东西学得好不好、做得完不完整", 而是问"它有没有被供养、还留不留得住被继续供养的接口"**。下面四个杠杆, 从留缝、点火、结群、正名四个方向, 把断掉的供养重新接上。每个杠杆都配了能当天就用的落地技术。

杠杆一: 留生长缝——别让学习被做成完成品

第一个、也是最要紧的杠杆, 是**主动为每一样学习留下生长缝**——留一个"还没做完、可以被继续供养"的接口, 并且不让它被扣分。这是直接对冲机制二。落地技术有几条。其一, **每份作业、每个项目结尾强制留一段"未完成区"**: 明确要求学生写下"这里我还没搞懂的""如果再给我时间我想往下做的""我怀疑哪里其实不对", 并且把这一段设为**加分项而非扣分项**——你用打分这只手, 把生长缝从"羞于示人的破绽"扶正成"最有价值的部分"。其二, **批改时专门给生长缝回话**: 别只在错处打叉, 要在学生那句"我还没搞懂"旁边写一句"这个问题很好, 你可以从这里往下试"——你一回话, 接口就被激活, 供养就有了下一棒。其三, **把上一届没做完的东西交给下一届接着做**: 让学长留下的生长缝成为学弟的起点。母文说生长缝是"可被继续供养的接口", 你的全部工作就是让这个接口存在、开着、并且有人愿意从它进来。

杠杆二：让学生用它做自己关心的事——点燃供养的火

第二个杠杆，是**想尽办法让学生把这样东西用到他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上去**，这是直接对冲机制三、给供养点火。母文反复强调，供养的燃料是“用它做自己最关心的事”。落地技术：其一，**每个知识、每个单元，留一道“带入题”**——不问“请复述”，而问“请用它去解释/解决一件你自己生活里真实的事、真实的困惑”。答案五花八门没关系，重要的是学生第一次把自己的问题带了进来。其二，**把选题权还一部分给学生**：项目、论文、探究，允许他从自己着迷的东西里选口子，哪怕看起来“不够正统”——被供养的火，只在他自己在乎的地方才点得着。其三，**追问“这对你有什么用”并当真对待**：当学生说“这个我用得上”，停下来，让他讲讲怎么用——你每认真对待一次这样的连接，就是在往火里添一把柴。一样东西一旦被学生用来做了一件他自己关心的事，它就从“考完要归还的借来物”，变成了“我的、我要接着用的东西”——供养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。

杠杆三：建供养者社群——让供养不必孤军奋战

第三个杠杆，是**把一样东西的供养从一个人扩成一群人**。母文说理论的存活靠“每一代里都有人愿意把生命投进去”——供养从来是接力和共同体的事，不是孤胆英雄的事。一样东西若只靠一个学生独自撑着，他一毕业、一转向，它就断供而死；若有一群人在用它、争论它、彼此接棒，它就能活过任何一个人的离场。落地技术：其一，**建“接着做”的机制而非“从头做”的机制**——读书会、项目组、社团里，让新人从别人留下的生长缝接手，而不是每人另起炉灶，这样投入才会累积而非归零。其二，**公开地展示“谁在供养什么”**：一面墙、一个共享文档，记着“这个问题现在谁在往下追”“这个项目传到了第几棒”，让供养可见、可被加入。其三，**把师生关系也变成供养接力**：老师不是知识的终点站，而是把自己也还没搞懂的问题、还想往下推的东西，坦诚地交给学生接着供养。一个活的供养者社群，是一样东西最结实的续命装置——它让每一代的离场都有人接棒，让断供不再等于死亡。

杠杆四：把“未完成可继续”正当化——给供养松绑

第四个杠杆，是从制度和话语上**为“未完成”正名**，让“没做完、还能接着做”从一件丢人的事，变成一件正当甚至光荣的事。这是对机制一、机制二在观念层面的釜底抽薪。母文的判断是：出路不在于问“它好不好”，而在于问“它曾被怎样供养、还为未来留了什么接口”。落地技术：其一，**改造评语和评价语言**——少说“这里没做完，扣分”，多说“这里你留了个好接口，谁能接着往下做”；把“完整”“闭环”“无懈可击”从最高褒奖的位置上挪下来，把“留了缝、可以被接着供养”抬上去。其二，**设立“半成品”也能拿高分的评价通道**：允许学生交一个“我做到这里、下一步想这么走”的阶段成果，并为它清晰的生长缝、而非虚假的完整给分。其三，**老师带头示范未完成**：在课上坦然说“这个我也还没完全想通”，把自己没焊死的接口露给学生看——你示范一次，学生就敢露一次。当“未完成可继续”成了教室里正当的、被奖励的状态，学生就不必再把每样东西急着做成一具封闭的尸体，供养才终于有了持续下去的空间。

五、课堂/学校/家庭工具箱

四个杠杆之下，是能直接照搬的具体做法和话术，按场景分三块。

课堂里怎么做

每节课末尾留三分钟“留缝”。不做总结、不做“今天我们学了三点”的收口，反过来让学生写一句：“关于今天这个，我还想知道……”或“我打算拿它去试试……”。话术从“都听懂了吗？”换成“**你们谁还想往下追一步？**”——前一句在收口、在封缝，后一句在开缝、在邀请供养。

作业设计从“复现”转向“带入”。把“请计算/请复述/请证明”后面，加一道不扣分的开放题：“请把它用到一件你自己的事上，哪怕用得不对。”批改时，对这道题只回话、不打叉。学生第一次感到“我可以把自己带进来”，供养的火就有了火种。

对“我不确定”给正反馈。当学生怯生生地说“我这里可能不太对”，别急着纠正，先说一句“**你能指出自己不确定的地方，这正是最有价值的部分**”。你每肯定一次未完成，就松一次机制二那把剪刀。

学校层面怎么做

给评价开一条“持续使用”的通道。除了考完就结的考试，设立一些跨学期、跨年级的长线项目——同一个课题，允许一届接一届往下做，让“这东西后来还有没有人用、往前推了多少”真正进入评价视野。这是对机制一“只认一次性完成”的制度级对冲。

让优秀不等于完整。在评优、展示、表彰里，专门辟出一类“最好的未完成”——奖励那些留了漂亮生长缝、引出后来者接着做的作品，而不只奖励封得最死的完成品。

把“接棒”写进机制。建立成果的交接制度：毕业生、结课的学生，把自己没做完的问题和项目正式“移交”给下一届，让供养者社群在制度上有接力棒可传。

家庭里怎么做

把“考得怎么样”换成“最近你拿它做了什么”。家长的提问就是家里的评价体系。少问分数（那是机制一在家的分身），多问“你学的那个东西，有没有帮你搞明白点什么你好奇的事？”——你问什么，孩子的注意力就往哪走。

对孩子的“没做完”保持耐心。当孩子一件事做到一半又扑向另一件，别一律斥为“三分钟热度”。先分诊：他是留了个接口、还想回来（活的），还是彻底断了牵挂（死的）？话术：“**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接着弄它？**”——这句话既尊重了未完成，又替供养留了下一棒。

保护那团"没用"的痴迷。孩子对某个看似"没用、不考"的东西着了迷、反复钻研改造——那正是供养最纯粹的样子。别用"这个能当饭吃吗"去浇灭它。母文说存活靠供养而非靠"有用"被识别；一个孩子身上真正活着的东西，往往先出现在他不为分数、只为自己而痴迷的地方。

六、落地流程

把上面这些拧成一条可以照着走的流程，供你在一个班、一个学期里分步推进。

第一步，先分诊，别急着改。用第二章的问法，挑你手上一两样"学生学得不错但你怀疑学完就死"的东西，当场问几句"你拿它做过什么""还想往下追什么""过后还会碰吗"。目的是看清：你面对的到底是活学习还是死知识，分诊清楚了才知道往哪使力。

第二步，从一样东西、一个杠杆开始。别想着一次改造整门课。挑一份最容易动手的作业或一个单元，只上一个杠杆——最推荐从"杠杆一：留生长缝"起步，因为它最简单：在结尾加一段不扣分的"未完成区"，如此而已。小处见了效，你才有底气往下推。

第三步，改评价语言，让新做法被奖励。同步改你的评语和口头反馈：开始为生长缝、为带入、为"我不确定"给正反馈。若你嘴上鼓励留缝、打分时却照旧奖励封死的完成品，学生一眼就看穿，会立刻退回老路。**让评价的手和嘴说一样的话。**

第四步，把个人做法接成社群接力。当班上有了几样被供养起来的活东西，就着手建供养者社群：让接着做的机制、可见的"谁在供养什么"、上下届的接棒，一点点长出来。

第五步，定期回头做分诊，看死活而非看分数。过一段时间，重新用第二章的问法量一量：那些你动过手的东西，在学生身上是更活了还是照旧？**你要盯的指标不是平均分，是"学完之后还有多少人接着用它、喂它"。**

七、必须避开的误区

这套做法上手后，有四个坑要避开。

误区一：以为讲得好，它就能活

最顽固的一个错觉，是相信"只要我讲得足够清楚、足够精彩，这东西就能在学生身上活下来"。这恰恰是母文要拆的那个幻觉——**它把存活押在了"被识别"上，以为足够好就会自动被留住。**可母文的判断是理论不能自存：再正确、再精彩，也不会自动兑换成生命。讲得好只解决"能不能进来"，解决不了"进来之后有没有人喂它"。**一堂完美的课，若课后没有任何供养跟上，教的东西照样学完就死。**把力气从"怎么讲得更好"分一部分到"怎么让它课后被持续供养"，才走对了方向。

误区二：把供养做成无止境的负担

第二个坑，是走到另一个极端——理解成“每样东西都得永远被喂下去、老师得为一切供养到底”，结果把自己和学生都压垮。供养不是要你把一切都扛住不放，而是**为值得的东西保住接口、接上下一棒**。它的重量恰恰应该靠“杠杆三：供养者社群”分摊出去——一样东西的命不能系在某一个老师或学生身上。你的任务不是亲手喂养每一样东西直到永远，而是**留好生长缝、点着火、把它交给能接棒的人**。什么都自己扛，反而最快把供养者自己耗死。

误区三：为了留缝，故意把东西教得残缺

第三个坑，是把“留生长缝”误解成“故意不讲清、故意留错、把东西弄得残缺好显得有接口”。这是把手段做成了目的。生长缝不是人为制造的破洞，而是**一样东西被认真做到某一步之后，自然袒露出来的、还能往下走的实在问题**。该讲清的必须讲清，该扎实的必须扎实——生长缝长在扎实的前沿上，不长在偷工减料的窟窿里。判断标准很简单：这个缺口是“我诚实地做到这儿、前面确实还没解决”，还是“我故意没做”？**留缝留的是实在的问题，不是假破绽**。

误区四：用分数逼供养，反而把火浇灭

第四个坑，是把供养本身又变成一个新的考核指标——“这学期你必须供养满三样东西，计入总分”。一旦供养被这样量化、强制、打分，它立刻退回机制那一套“为完成而完成”的逻辑：学生会伪造供养、表演牵挂，就像当年为应付检验而表演完整一样。母文说供养的燃料是“愿意把自己的智力生命投进去”，**核心是“愿意”**——它只能被邀请、被点燃、被示范，不能被强制。你能做的是把土壤弄好：留缝、给正反馈、建社群、为未完成正名，让供养成为学生自己想做的事。**供养是请客，不是派活**。你一旦用分数去逼它，就把那团本来能自己烧起来的火，又亲手浇成了应付。

八、一张随身检查清单

最后，把整套手册压成七个问题。备课、批改、评价一样东西之前，在心里过一遍，它帮你随时从“它好不好”切回“它有没有被供养”。

一、我现在是在问“它学得好不好、做得完不完整”，还是在问“它有没有被供养、还能不能被接着供养”？——校准你这一刻用的是哪把尺子。

二、这样东西学完之后，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地方需要它、有人会接着用它？——没有用途的正确知识，学完就死。

三、它身上还留着生长缝吗，还是被我和评价一起焊成了没缝可入的完成品？——没有接口，供养连门都进不来。

四、学生有没有把他自己关心的问题带进来？我给他这个位置了吗？——没有燃料，供养的火点不着。

五、我是在惩罚"未完成"，还是在为"未完成可继续"给正反馈？——这一条直接决定学生敢不敢留缝。

六、这样东西的命，是系在某一个人身上，还是有一群人、一届接一届在供养它？——孤军供养的易死，社群接力的能活。

七、我是在指望"讲得好它就自己活下来"，还是真的在为它课后的持续供养做点什么？——理论不能自存，正确从不自动续命，供养才是它活下去的唯一条件。

这七问的底色是同一句话：一样东西能不能在学生身上活下来，不看它当初有多正确、多有用、多是考点，只看它有没有被人持续地供养、还留不留得住被继续供养的接口。把评价的眼睛从"这一刻的完成"挪到"之后的持续供养"，把每一次收口的冲动换成一次留缝的邀请，你就是在做母文说的那件最要紧的事——不去追问它好不好，而去主动供养它、为它留缝。学过就死的，从此有机会活下来。

德麦国际